

外婆的模样

■ 黄海樱

阳春三月,草木芳菲。母亲姐妹四家人早早地张罗筹备,一起去祭祀外公外婆。

不知不觉,外婆外公先后离世已有三四年了,但是我们依然无法释怀没有他们的日子。那份思念,如同埋在心底的藤蔓,时时被唤醒,越长越长,越长越密。

偶尔翻看老照片,外婆的模样又浮现在眼前,仿佛从未离开。

瘦小身材,齐耳短发,穿着旧式立领斜襟粗布衫。在我的印象中,外婆似乎未曾年轻过,从来都是一位老妇人的模样。小舅舅经常说起外婆年轻时,留着两根及腰的长辫子,干活走路时,两根辫子晃来荡去。我想象不出外婆留辫子的模样,只能猜想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。

家里珍藏着一张五十多年前的照片,记录着外婆最早的模样。

这张题写着“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,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”的老照片,拍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末。那一年,大舅舅光荣参军入伍前,外公外婆携我母亲四姐弟拍下全家福。那时候的外婆才四十多岁,看起来却像如今年代五六十岁妇人的模样。照片中的她,瘦小身材,齐耳短发,穿着一身旧式立领斜襟粗布衫,端正地坐在清瘦儒雅的外公身旁,眼神温婉而坚定。

两年后,同样装束的外婆,在海南岛拍下了另一张珍贵的照片,她站在高

大的椰子树下,抱着我刚满一岁活泼可爱的姐姐。

镜头里的外婆,模样依旧,平静的面容里藏着一丝丝的喜悦。那一年,从未离开家乡的外婆,毅然来到语言不通、人生地不熟的海南岛,给我父母带孩子,为在异乡工作生活的大女儿解了“燃眉之急”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让外公外婆牵肠挂肚了十多年的我们一家,终于回乡定居。从此,外婆家成了我们姐妹俩的乐园。在外婆的呵护和包容下,我们带着一群表弟妹,上山摘椰子,下河捉鱼摸虾,尽情享受快乐的年少时光。

三十多年前,我曾与外婆在老屋门前留下一张合影。那是一个微凉的初冬,我从外婆身后伸出双臂环抱住她,她依然穿着那款旧式立领斜襟粗布衫。那一年,正上高中的我快比外婆高出半个头了,岁月开始在她的脸上留下折痕,她的驼背也越来越明显。照片中,她依然是淡淡的表情,一如往常温婉的模样。

千禧年前,外婆抱着她两岁多的重外孙女——我姐姐的女儿琪琪,与外公在老屋的杨桃树旁拍下合影。外婆换上了时尚的老年秋装外套,琪琪从她怀里伸出小手抚向外公的脸庞,照片中的重祖孙三人都笑得合不拢嘴。那一年,年过七旬的外婆,为了让我姐姐安心工作,专程赴深圳帮她带孩子,把当年给外孙女那份厚重的爱,延续给她的孩

子。

如今,那棵见证了那一幕岁月静好的杨桃树,已枝繁叶茂,年年花果不断;在外婆怀里牙牙学语的琪琪,已告别大学校园,开启职场人生。只是,外婆外公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我的手机里一直保存着四年前,给外婆拍下的一张照片。镜头里,穿着病号服的外婆,露出慈祥的微笑,皱纹已爬满她的脸庞,一头白发如霜。

那天,住进ICU重症室的外婆,专门叮嘱我“告诉你妈妈和姐姐,不用记挂我”。怎会不记挂呢,母女连心,当时,母亲染疾在深圳做手术,她千叮万嘱咐,让我务必守口如瓶,不能让外公外婆为她的病情牵挂忧虑。外婆住院的事,我们根本没敢告诉她。我的姐姐藏起眼泪和牵挂,在照顾母亲的缝隙里,向我打听外婆的情况。为了让姐姐安心,我和外婆说,拍张照片发给姐姐吧。

不承想,这竟是外婆与我们道别的最后一面。

在外婆的追悼会上,九十多岁的外公、当地族人尊敬的老校长,像个弄丢了世上最珍贵宝物的孩童般号啕大哭,涕泪俱下。一年后,思念成疾的外公追随外婆而去,在另一个世界里,继续书写他们“只羡鸳鸯不羡仙”的故事。

春天又来了,我想拜托春风,把这份绵长的思念,寄到遥远的天国,寄给亲爱的外公外婆。

忆祖母

■ 杨叶林

小雨纷纷扬扬,缠缠绵绵。清明未到,人已断魂。

没有祖母就没有我。这是母亲亲口告诉我的。母亲怀着我刚七个月,一不小心就生下了我。母亲没有奶水,祖母就从家里那只母狗身上挤出奶水,一小口一小口地喂我。出生后第十天的深夜,我突然发病。祖父和父亲不在家。祖母点着火把,走了十多里崎岖的山路,请来一位郎中,我才没有性命之忧。祖父常说,如果我能生养下来,就是一个奇迹。身体孱弱的我,幼小多病的我,竟在祖母的爱里,渐渐地长大。长大后,我问祖母,她只是轻轻地爱抚着我的头。

小时候,祖母最疼爱我。早晨,当我醒来时,床头总放着一只刚煮熟的鸡蛋。中午,玩耍归来的我,总看见灶头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。夜晚,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。吃过晚饭,祖母手执大葵扇,牵着我的小手,来到门前龙眼树下闲坐。她一边轻摇扇子,一边给我讲故事或者轻唱山歌。躺在她的怀里,我静静地听着她。有时候,她还给我看她最珍贵的礼物。那是一枚闪闪发亮的铜币,系着红绳子。听祖母说,这是她结婚时她的母亲送的礼物,保佑她平安幸福。每次,我都恋恋不舍地看着她把它放进贴身口袋。这时候,祖母总会温和地说:陈生(我的乳名),将来你结婚时,我送给你的媳妇,好吗?望着祖母,我甜甜地笑了。

祖母的爱伴我一天一天地长大,而她却一天一天地衰老。那天,读师范的我刚从高州回来,七十多岁的祖母,让最小的堂妹叫我去吃饭。来到祖屋,只见她一个人在厨房里静静地坐着。看见我来了,她的眼睛一亮,随即又暗淡了下去。她慢慢地站起来,从老铁锅里端出一碗冒着热气的瘦肉汤让我吃。看着那只沾有炭屑的旧瓷碗,我愣了一下。“人老了,东西也脏了。他们都不敢吃我的东西了。陈生,吃一碗吧。”听着她有气无力的声音,我浑身一震,连忙端起那碗满满的瘦肉汤。吃完后,抬头看着她,只见她双眸里含着满满的泪珠,闪烁着晶莹剔透的光华。

参加工作的第一年,领了工资,我给了祖母一百元。接过的时候,她欣慰地笑了。不久,祖母病倒了。当时,我在镇中心校任教四年级实验班语文,市科比快要举行了。她叫我安心工作。我强忍悲伤,勤恳工作。

那天,我听到我的学生在市科比获奖的喜讯。同时,接到一个今生最不愿听的电话。

踏进祖屋大门,看见大厅正中挂着那顶魂牵梦萦的黄麻蚊帐。我轻轻地走上前,小心地掀开蚊帐。只见慈祥的祖母,静静地躺着,面带微笑。祖母,我回来了,你看我一眼,好吗?祖母,我回来了,你听到我的呼唤么?

这时,父亲轻轻递给我一枚铜币。啊,是那枚闪闪发亮的铜币!父亲告诉我,祖母临终前,一遍又一遍念着我的乳名。她让父亲把铜币留给我,说她等不到那一天了,不能亲手送给我的媳妇了。紧紧握着那枚铜币,我泪如泉涌……

小雨纷纷扬扬,缠缠绵绵。祖母离开我了,将近三十年了。但我知道,她一直都伫立云端,微笑着看着我们。

鹧鸪天·清明至

■ 刘雪峰

节至清明草木新。山花烂漫暗香尘。
桃红柳绿蜂飞舞,燕语莺歌正是春。
情切切,雨纷纷。愁思如水湿衣巾。
登高不解心中苦,遥寄哀思忆故人。

七绝·清明祭祖

■ 苏旭

落花飞絮又清明,岁岁追思不了情。
岗上香烟缭绕起,销魂最是杜鹃声。

春回老家
■ 周文静



微雨清明忆祖父

■ 李仙云

祖父一生勤劳,庄稼汉擅长的农活摇锄、犁地、扬场,他样样不在话下,用庄稼人的话说,是种田的“好把式”。父亲早年在外地工作,生产队靠劳力挣工分的年代,母亲养育我们兄妹五人,幸亏有祖父这个壮劳力。儿时的记忆里,他肩头总是扛着锄头,步履矫健地行走在田间阡陌。祖父种植的两亩多自留地,菜蔬葳蕤,豆角南瓜肆意爬藤蔓枝。那里是我童年的乐土,祖父在田间劳作,我像个花蝴蝶披着满身的阳光,和蜂儿细语,看蚂蚱蹦跳,听蟋蟀扯着嗓子欢唱,野花和庄稼地里的芬芳盈香了鼻翼,也缤纷了童年。亲近自然,让我的童年似天地间的精灵,浑身散发着孩童的朝气。正如冰心说:“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孩,卧在宇宙的摇篮里。”

祖父一生姻缘浅薄,父亲还在襁褓中,祖母就先他而逝。担忧继祖母虐待父亲,直至父亲娶妻生子他才续弦纳妻,不幸二祖母没几年也魂归故土。一辈子孑然孤身,他深爱的就是那片土地和他的子孙们,而最受他宠爱的就是我这个小孙女。祖父喜欢赶集,天刚麻麻亮就起身,唤不醒我就轻挠挠心,那

是他叫醒我的“杀手锏”。肩头搭一条褙裙,鼻梁架一副石头镜,他悠哉乐哉地牵手拉着我在人群中穿梭。在那物质匮乏的饥馑岁月,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黑面馍馍泡羊杂碎,那是祖父舌尖上最惬意的美食。每次,他都眉眼含笑把碗里少得可怜的羊肚羊头肉挑给我,那香浓美味的汤汁滋养了味蕾,也温暖了我儿时的记忆。

我十岁便随父亲离开了家乡,只有寒暑假才有机会承欢祖父膝下。至今记得寒冷的冬夜,在昏黄的灯光下,和祖父围坐在火炉旁,红泥火炉煮着的香茗热气氤氲,伴着茶香,听祖父轻聊乡间的趣闻轶事,时不时还穿插着他老人家的家训:“人这一辈子,要多做好事,要积德行善。娃啊,亏是福,人不知,利是害,人人爱……”很多从祖辈那里传下来的为人之道,他老人家穿插着一生的阅历,向我娓娓讲述。

多年后,当我像折翼的鸟儿回到家乡养伤时,祖父已步入耄耋之年。他经常步履蹒跚地走到我身边,一待就是许久,看着我失去知觉的双腿,他眼中满含怜爱与疼惜。每次赶集,他总不忘买

几个油轮(家乡的点心)给我,他始终记得那是孙女最好的一口。当灾难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向我们袭来时,首先击倒的就是祖父。那年寒冬腊月,大姐在一次特大交通事故中凄惨毙命,犹如晴天霹雳,噩耗传来时,祖父痛彻心扉,他强忍着泪花伤心道:“我不能大声哭,让我看看我仙姑,我娃恹恹的,不能吓着她。”看着他老人家伤心欲绝却强忍悲痛,我心碎不已。

祖父的生命之焰在晚辈的厄运肆虐中被一点点消耗殆尽。在那个暴雨滂沱的初秋,在唢呐声中,望着祖父的棺材随着送葬的队伍在骤雨中缓缓前行,泣雨殇魂,那一刻,上天似也感应到我们内心的悲恸,雨点似泪珠疯狂砸落。一辈子坚强如钢从不落泪的父亲披麻戴孝,歇斯底里的放声恸哭,哭声透过雨幕响遏村落……

祖父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,流年徙转,我早已离开故土举家迁往江南。又逢清明雨,梨花点点愁,望着那如雪梨花一树一树灿然绽放,无限哀思与惆怅在心间萦绕,惟愿他老人家在天堂一切安好!